





第八七六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說
卷

郭(二)
首

明陶宗儀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郭卷一上

詳校官編修 溫汝道

員外郎 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 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 盧應

臚錄監正 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說郭

雜家類五 郭集之局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臣等謹案說郭一百二十卷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書刊本不一或傳江南人家有宗儀說郭全部凡四巨冊世所行者非完本考楊維禎作是書序稱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小傳亦稱所輯說郭一百卷二人同時友善目睹其書必無虛說知流俗所記妄也蓋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失亡而從類書之中鈎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學海迥殊後人見其目錄所列數盈千百遂妄意求其全帙當必積茶盈箱不知按籍而求多歷代史志所不載宗儀又何自得之乎都印三餘贅筆又稱

說部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
學海諸書足之與孫作楊維禎所記又異豈
印時原書殘缺僅存七十卷耶考弘治丙辰
上海邵文博序稱與百川學海重出者三十
六種悉已刪除而今考百川學海所有此本
仍載又原本卷首引黃平倩語稱所錄子家
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注似無深味宜刪此
二弓以益官王氏所載學庸古本數種冠之
云云今考此本已無子書經注而開卷即為
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三書目錄之
下各注補字是竟用其說竄改舊本蓋邵文
博所編百卷已非宗儀之舊此本百二十卷
為

國朝順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編又非文博之舊
矣其中如春秋緯九種之復又別出一春秋
緯青瑣高議之外別出一青瑣詩話孔氏襍

說之外又別出一珽瑣新論周密之武林舊
事分題九部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別立三名
陳世宗之隨隱筆記詭標二目宗儀之謬決
不至斯又王遠齋海集其人雖在明初而於
宗儀為後輩自商濬釋海始誤為宋之王遠
漢祿事秘辛出於楊慎偽撰慎正德時人又
遠在其後今其書並列集中則不出宗儀又
為顯證然雖經竄亂崖畧終存古書之不傳
于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
微焉固亦考證淵海也所錄凡一千二百九
十二種自三十三卷劉鍊傳載以下有錄無
書者七十六種今仍其舊原本卷字皆作弓
字卷首引包衡之說謂弓音周與軸同或者
又謂弓音縛並云出佛書蓋亦好奇之過至
珽所續四十六卷皆明人鉅釘之詞全書尚
不足觀摘錄益無可取別存其日不復留瀾

簡牘馬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總纂

說郭原序

孔子述土彙萍實於童謡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二千餘家纂成一百卷凡數萬條翦揚子語名之曰說郭徵余欲引閱之經月能補余考索之遺學者得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之其博古物可為張華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為子雲許慎其索異事可為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為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為鬼董狐其職蟲魚草木可為爾雅其記山川風土可為九丘其訂古語可為鈴契其究諺諺可為稗官其資蕩浪調笑可為軒渠子昔應中遠作風俗通蔡伯喈作勤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傳世況是集之用工深而資識者大乎其可傳於世無疑也雖然揚子謂天地萬物郭也五經衆說郭也是五經郭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搜汎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學而詳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總纂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則要諸道也已九成尚以斯言勉之會稽抱璞遺叟楊維禎序

說郭一百奇乃元季寓吾松南村天台陶九成取經史傳記諸子百氏雜書之所編予未嘗見成化辛丑予罷官歸鄉於士人龔某家得借錄之遍閱其中所載有足裨予考索之遺廓予聞見之隘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併者未暇校正繼而屢為司牧部使者借去分命人錄而所錄之人不謹遇有字誤慮對出被責輒將予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舊本字塗改相同以掩其過而字之訛缺者加多予憤其人而無可奈何週年以來借錄者頗簡遂欲校正復遍閱之見其間編入百川學海中六十三事學海近在錫山華會通先生家翻刊銅板活字盛行於世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并重出者盡刪去之當併者併之字之訛缺者亦取諸載籍逐一比對訛者正之缺者補之無載籍者以義釐正之終歲手錄仍編為一百奇猶恐有未盡善留俟後之君子重校而刊行焉鳴

呼九成先生之編是書搜采萬事萬物備載無遺有益後人已見於會稽楊廉夫先生之序矣而予之校正經厯歲月竭盡目力心思不知有並於後人否乎固賦一絕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中校說郭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並後人無予平生嗜書少而從父宦遊江湖數年壯而出仕四方廿九載者老而歸休林下十四年今年已七十有九所收所錄書籍萬餘卷貯之樓中名其樓為萬卷以資暇日閱玩惜乎老耄無用於時欲得諸子孫而子孫不唯不能讀抑且不能守而散之權豪若不叙其意以貽後則予勞心苦思校是書與素耽嗜書籍之志何以表白於天下後世哉故書其實附于廉夫先生叙次倘後之人憐予志為之重校刊行則予雖老死亦無所憾矣時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三月初吉上海郁文博書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讀說郭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

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

弓音周一作弓與軸同

何良俊曰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項碎猥穢多不可分故陶氏愚舉之總名說郭云

又曰說郭收漢武飛燕太真杜蘭香等傳似矣如春夢錄之類不可已乎雖然今人所著猥雜小種皆如陶氏惡錄則後世宜復有遺逸難搜之憾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黃平倩曰余讀說郭而知陶氏之纂不可廢也其類廣

其采博史則見聞時事掌不在官注則山經水衡志不

列郡其裨益於國史郡乘不小唯錄子家數則自有全

書經籍諸注俱無深味宜刪此二弓以鹽官王氏所載

學庸古本數種冠之則經史燦然而一畫該舉矣

來斯行曰說郭多斷闕而挂漏出入每欲補綴為難不

但舊本不存恐此後愈抄愈訛得好事者梓而行之其

誤字仍闕其疑如古之辨籀文其闕目仍存其名如隋

之闕書目補正則俟四方藏書談洽之家於異日良快事云

潘之恒曰上海郁氏序謂說郭重百川學海六十三事近有無錫華氏銅板活字盛行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故盡刪削若然則以一書兩行奚其可必併入之庶復陶氏舊云

黃汝亨曰子每欲將說郭割撮從類則漁仲尚以段成式玉格入之玉類王銍樹萱錄入之草木類貽笑後人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故尤不易

又曰今世未刻唯冊府元龜說郭二書元龜以楊陳二

君及諸博雅同修疎漏處正復不少矧說郭出陶氏一

手無論抄錄訛舛恐當時亦未及詳証昔人云讀書耐

訛字又曰誤書思之亦是一適當作是觀可矣

胡應麟曰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尚數百種今全書存

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

又曰尤廷之遂初堂書目全載陶宗儀說郭而卷數不

付文簡在宋頗以博洽稱疎畧乃爾或陶氏所節也

又曰六朝宋虞之有姑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闕目尚具說郭

又曰白行簡三夢記劉幽求事皆實錄載陶氏說郭廣記夢類數事悉祖此假托也

又曰江隣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畧見說郭

又曰諸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諸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見陶氏說郭

又曰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為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帛題趙飛燕別傳閱之乃知即說郭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又曰余讀說郭至薛用弱集異記中山玄卿一銘精鍊與古益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親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廬隨筆亦以為青蓮叔夜之流

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

又曰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裡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遊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第兩花字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郭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上

明 陶宗儀 撰

大學石經補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上

一

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上

二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

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

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

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人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

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一上

五

利以義為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取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澗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一上

六

大學古本補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上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
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
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上

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
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
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有所惡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
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難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

中庸古本補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具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上

十四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上

十四